

世界中篇名作选

第四集

漓江出版社

•1983•

# 世界中篇名作选

第四集

白夫 编



漓江出版社出版  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850×1168 1/32 13.375印张 插页2 334千字  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 1—47,000册

书号：10256·55 定价：1.47元

## 编选说明

- 一 《世界中篇名作选》丛书专选外国优秀中篇小说，分集陆续出版，旨在供我国文学创作者研究借鉴，同时也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。
- 二 本丛书所指“名作”，既包括已有定评、公认的古典作品，也包括较好的现代和当代作品；既包括名家的代表作，也包括虽非名家而在艺术上确有特色、可资借鉴的作品；既包括曾经介绍而较难查找的旧译，也包括首次介绍的新译。
- 三 文学作品艺术上的长短，常因读者文化素养、艺术爱好和个人性情的不同而看法各异。为了不让读者囿于编者的一己之见，本书拟不附艺术分析文字，而只对每篇作品加一简要的“题注”，或介绍作家，或说明特点，或提供情况，相信读者自能从作品本身获得一定的收益。
- 四 我们深信编选这套丛书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，但又惴惴然于自己的识浅力薄，为此诚恳期待专家的指教、译者的赐稿和读者的批评，力求将丛书越编越好，真正达到既定的宗旨。

## 目 录

〔日本〕樋口一叶

青梅竹马 ..... 萧 萧译(1)

〔英国〕王尔德

亚瑟·萨维尔勋爵的罪行 ..... 冯亦代译(53)

〔英国〕劳伦斯

牧师的女儿 ..... 刘文荣译(90)

〔捷克〕聂姆曹娃

野姑娘巴拉 ..... 萱 草译(153)

〔南斯拉夫〕奥利亚查

娜 嘉 ..... 杨元恪 巢容芬 金 谷译(200)

# 青 梅 竹 马<sup>①</sup>

[日本]樋口一叶 著

萧 萧 译

## 1

这条胡同名叫大音寺前巷。这个名称虽然带点佛教气味，但居民都说这儿真是个红尘闹市。要绕过这儿，才能走到吉原大门<sup>②</sup>。门前的回顾柳<sup>③</sup>，枝条如丝，长长地下垂着。三层妓楼的灯影映

① 樋口一叶（1872—1896），十九世纪末叶日本优秀女作家，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早期开拓者之一。由于贫病交加，她只活了二十五岁，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更只短短五年。但她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深受欢迎的优秀中短篇小说。对生活的冷静观察，细腻入微的刻画，富于摇曳跌宕的情趣和悲痛抑郁的情调，形成她作品的独特风格。出现在她作品中的人物，大多身受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，从生活深处发出对腐朽社会的厌恶、憎恨、愤懑。《青梅竹马》（1895）是樋口一叶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最受评论界赞扬的作品之一。小说以日本妓馆地区为背景，妓女的妹妹美登利的青梅竹马生活为中心线索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，成功地刻画了一群孩子的形象，细腻地描绘了金钱、社会地位以及种种邪恶的荆棘如何在刺伤着孩子们的心，从而预示了他们的不幸的未来。

② 曾经设在东京的公娼街吉原花街进口处的一座大门，妓院多集于门内。

③ 吉原大门旁的一棵柳树，因嫖客于翌晨回家时，至此回顾妓楼，不胜留恋；故有此名。

射在黑浆沟①里，楼上一片喧哗的声音一直传到这胡同来。路上车水马龙，从早到晚络绎不绝。在这儿，灯红酒绿的盛况是数也数不清的。

从三岛神社拐过弯后，并没有象样的房屋，尽是些屋檐倾斜了的十所一栋、二十所一栋的连檐房，因为生意萧条，家家都关着一半儿门；有的人家外面晒着用纸剪成稀奇样儿的古怪玩意儿，这东西上面涂了一层胡粉②，背面糊着竹签，样子活象涂了彩色的串香干③。晒这玩意儿的不止一家两家，太阳刚露头就搬出来，太阳倾斜时就收进去，全家老小一起动手，花费的工夫倒也不少。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？一打听原来是为了制造福神竹耙④用的。每逢冬月酉日，神社⑤举行庙会时，贪心的善男信女们都要买这种竹耙。这些人家从正月里取掉门松的那天开始，一年到头辛苦地做这种东西，说来这不过是一种副业，可是却和真正的生意人没有两样。他们入夏以后格外忙碌，浑身都染得五颜六色，看样子预备过年穿的新衣裳也是指望这项收入的。

“南无大鸟大明神，如果保佑买福神竹耙的发了财，那咱们这些造竹耙的也就能得到万倍的利益了。”人们虽然口口声声这样叨咕着，但是人生万事不如意，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这些人家里面有谁发了大财呢。

这一带的多数居民是靠妓院谋生的。有一家男人是在茶馆做

---

① 系设在吉原花街三周的大明沟名，当时有十二尺宽，传说原为将花街与外街隔离，以防妓女逃跑而设。因妓女将没用完的铁浆倾倒此沟中而得黑浆沟之名。

② 烧贝壳磨成粉的白色颜料。

③ 原文作田乐豆腐。把香干切成长方块，用竹签串连，加味后粘甜酱烤，用作下酒的菜。

④ 每年冬月酉日，东京市内各大鸟神社均举行庙会。那天在神社内外贩卖大小竹耙，上面系有福神面具和模型的布帛、斛斗等。据说买这福神竹耙的人能终年获福，因此参拜神社的人都要买它，以取吉利。

⑤ 即指吉原附近的大鸟神社。

什么的，老是哗啦哗啦地摆弄着鞋牌①。一到掌灯时候，就披着外褂出门去，看那股神气倒象是出去游玩似的，可是说不定再也见不着他出门时替他在背后打钻火②的老婆了，因为他也许今晚在十人斩③的刀下送了命，也许为了制止强迫的情死而遭了殃。听说这家姑娘是头等妓楼的雏妓，又听说是在那七家饭馆之一的一家馆子里带引客人④的，提着带字号的灯笼跑来跑去。可是这姑娘满了师以后做什么呢？要希望将来作一个大红大紫的名妓，那也未免太可笑了。还有一个三十出头的俊俏的徐娘，身穿一套干净的唐栈衣，脚穿深蓝色分趾袜子，雪驮⑤发出嗒嗒的响声，忙忙碌碌地来到饭馆后门，噗通噗通地踏着吊桥⑥的木板，喊道：“绕到前面去道儿远，从这儿递给你们吧。”从她怀里的那个小包袱看来，不难猜到这就是附近人家所说的女裁缝。

这儿一般的风俗和别处不同；规规矩矩系好带子的女人没有几个，大家都喜欢系条华美的宽内带⑦，上了年岁的还说得过去，连那十五六岁、口含酸浆皮的小姑娘竟也是这个打扮，自然有些人见了就要闭上眼睛。可是，在这种地方又有什么法子呢？一个

---

① 日本人进屋脱鞋，因此有些茶馆、旅馆、妓院门口有专管客人木屐的，他们有很多有号码的小木牌，供客人出来时凭牌取履。管牌的人同时担任保镖、拉客等职务。他们相信拚命弄响鞋牌，生意就会兴隆。

② 在日本，那些做有性命危险的工作（消防夫，或替人保镖等）的人们出门时，家里人在他背后打钻火，以取吉利。

③ 在吉原妓院里历来就有很多受妓女的欺骗失恋或破产的嫖客，用刀杀死妓女与妓院所有的男女，然后自杀的情死事件。十人斩是所杀很多的意思，又称千人斩。

④ 日本花街内有很多饭馆，嫖客们先在这里叫条子，饮酒取乐，然后到妓院去。因此饭馆里有专门带引嫖客往妓院去的人。这儿指的是大门旁的七家饭馆。

⑤ 日本花街的人与风流子弟爱穿的一种草履。在竹皮草履的底子上贴着一层牛皮，后跟上钉着金属片，走路时会发出特别的响声。

⑥ 有些吉原花街的馆子后门沿着黑浆沟，故门口搭着小吊桥。

⑦ 内带是日本妇女系在正带里面的带子，良家妇女都要系正带，只有花街的妓女才只系内带。

娘儿们昨天还是沟沿班<sup>①</sup>里的妓女，叫什么“紫”<sup>②</sup>的芳名还留在人们的耳朵里，今天却和光棍老吉摆着做不惯的烤鸡的宵夜摊子，要是赔光了本，就象烤鸡似的只剩下骨头架子，会重回老巢去。因为她仿效老板娘的模样比一般娘儿们够味，因此，邻近的女孩子没有一个不学她的样儿的。

再看看秋季九月里演仁和贺戏<sup>③</sup>时大街上的情景吧。只不过是七八岁的男孩子，倒把露八的口技和荣喜<sup>④</sup>的作派摹仿得维妙维肖，而且很快就有进步，要是孟母看见了，说不定会吓得马上搬家哩。这些孩子如果得到称赞，就踌躇满志起来，学习那些艺人在花街里绕着圈表演的惯例，也在附近大街上绕一圈。他们从小养成了轻狂习气，年满十五岁就已经早熟得可怕，手巾搭在肩上<sup>⑤</sup>，满怀情意地哼着风流小调，在花街里荡来荡去。连在课堂里学歌，也“唉咳呀，唉咳呀”地打着花街流行的小调拍子，在运动会上，差点表演了歌妓的《运木小调》<sup>⑥</sup>。教育这些顽童真不容易，老师的苦心是不难想象的。

在入谷附近，有个育英学校，虽然是私立的，却有近千个学生，狭窄的校舍挤得水泄不通，可见得老师是很有名望的。一提“学堂”，附近的人个个知晓。在这学校读书的孩子里面，有个孩子的爹是消防夫，他逢人就说：“咱爹在吊桥的望火楼<sup>⑦</sup>里哩。”

---

① 黑浆沟一带的下等妓院。

② “紫”是日本古典文学作品《源氏物语》的主角名，日本妓女爱用此书卷名和女主角名做她们的花名，例如“若紫”、“小紫”等等。

③ 又名“俄”戏，即兴滑稽戏。在此即指“吉原俄戏”，每年九月在吉原花街里分两次演出，演员是当地的艺人和歌妓，届时在花街里每家大饭馆门口演滑稽戏、舞踊等。

④ 露八和荣喜都是明治时代吉原的名艺人。

⑤ 日本风流子弟把叠好的手巾放在肩上，在花街里游荡，以表示他们神气。

⑥ 搬木工人在搬运木材时合唱的歌，后来歌妓在演出节目时也唱这首歌。

⑦ 在吉原花街的每个太平门门口都搭着吊桥，桥下即黑浆沟，桥旁都有望火楼，消防夫轮流在这里值班。

他不要人教就懂得这行，常常学他爹爬梯子，悄悄爬到围墙上去，因此就有一个孩子急忙去告诉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他把防盗板<sup>①</sup>弄断了。”原来这孩子的爹是包揽词讼的师爷。还有一个孩子，同学讥笑他说：“你爹是马<sup>②</sup>吧？”那颗小小的心也怕听到这名称，听了以后直羞得满脸通红。还有个孩子，平常住在别院里，头戴垂缨帽，身穿上等料子的洋服，打扮得油头粉面。他本来是一家妓楼老板的宝贝儿子，却象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，那个被讥笑爹是马的孩子一看见他，就跟在后面，“少爷，少爷”连声喊着。

在这许多孩子里，有一个龙华寺方丈的儿子，名叫信如，这孩子是注定要换穿黑裟法衣的，他的头发还不知能够留到几时哩。可是，难道这孩子是自愿的吗？因为他生来就喜欢埋头读书，有些同学就看不惯他那种斯文样子，常常恶作剧地逗弄他，用绳子缚住死猫，扔到他面前说：“这是你的本行呀，超度超度它吧！”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，现在他是全校第一名，再没有谁敢欺侮他了。藤本信如今年十五岁，个儿不高不矮，虽然信如的名字是用训音<sup>③</sup>，但那剃平的头顶总觉不同凡俗，从他的风度上看来，他倒满象是佛门弟子了。

## 2

八月二十日是千束神社的庙会，神社附近的每条大街，都要互相比比高低，各自搭了有趣的山车和屋台车<sup>④</sup>，小伙子们个个

---

① 为了防贼设在围墙上的木栅。

② 嫖客钱不够时，跟随他去要账的人的外号叫“马”，也附带做妓院保镖、拉客、打杂等工作。

③ 日本人念汉字时有“音读”与“训读”之别，“信如”系僧侣名，但如用“训音”就和俗名一样了。

④ 山车和屋台车都是庙会时拉着游行的车，山车台上扎有人物禽兽的模型，台下张幕，幕内有人奏乐；屋台车是上有屋顶形的篷，车内有歌妓舞蹈。

兴高采烈，看那神气似乎是要拉车爬堤坝<sup>①</sup>，闯进吉原花街里去似的。这附近的孩子们当然不肯放过这机会，听来大人们商量的一句半句，就模仿大人互相约定，不用说，大家要穿一色的夏衣<sup>②</sup>，还要商量那样玩这样闹，要是有人听见他们的话，准保连魂都要吓掉的。

这些顽童自称“小胡同组”，孩子头是消防头的儿子，外号叫“头子长吉”，今年已经十六岁，自从演仁和贺戏时握着铁棒<sup>③</sup>代替爹的职务以来，他就神气起来了，老把带子低低地系在腰下<sup>④</sup>，回答人家的话爱理不理的，学了一身无赖习气。消防夫的媳妇在背后骂着说：“那小子要不是咱们头子的儿子……”

这孩子每天任着性子寻惹是非，在这附近成了一霸。不过大街上又有另外一个男孩子，人人管他叫田中屋正太郎<sup>⑤</sup>，年龄比长吉小三岁，家里有钱，长得又惹人爱，大家都喜欢他；这正太郎就是长吉的死对头。长吉上的学校是私立的，正太郎上的却是公立学校，所以连唱个同样的歌，正太郎的脸上也要现出自己是正统的神气。去年和前年，在举行庙会时他都有大人帮忙，花样儿比长吉他们漂亮得多，那时候因为寡不敌众，长吉不敢出手打架，只得干瞪着眼睛。他常常夸嘴说：“你以为我是谁，咱就是小胡同的长吉呀。”要是今年再比不过他们，这句话就要被人当成吹牛，再到辨天池去游泳时，加入长吉这组的孩子恐怕也不会多

① 当时，吉原花街东临一条运河，名叫“山谷堀”，堤坝即指运河岸的“日本堤”，上吉原的嫖客一部分乘船顺“山谷堀”而来。

② 日本风习，在神社举行庙会时，附近的居民以每一道街为单位，缝一色的夏衣，准备在举行庙会时穿。

③ 日本打更的或保镖的都拿铁棍，形如手杖，头顶不弯曲，尖端有孔，穿了几个小铁环子，若往地上一击，铁环子即相砸，发出响声。在吉原花街里演出仁和贺戏时，观众非常拥挤，消防夫就手握铁棍，维持秩序。

④ 这是二流子的打扮。

⑤ 田中屋是字号，因为正太郎的家过去开当铺，大家都这样叫他，正名是田中正太郎。

了。要是论力气，那倒是长吉的劲头大，可是小胡同组的太郎吉和三五郎这些孩子，有的被正太郎温和的态度骗上了，有的又怕他有学问，现在都暗中成了他的人，这些事情怎能不叫长吉生气呢。长吉心里在想：“后天就是大庙会，要是再干不过正太郎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就和他拚了吧，只要能在正太郎的脸上留个大疤，我就是瞎双眼睛断条腿也没多大关系。能帮我忙的有洋车夫的儿子阿丑、搓头绳的儿子阿文和摆玩具摊子的儿子弥助，有了这些人大概就不会吃败仗了。哦，还有他，他，要是跟藤本商量商量，他一定能帮我出个好主意哩！”长吉左思右想，就在十八日将近黄昏的时候，用手赶走搅扰眼睛嘴巴的蚊子，从竹丛繁茂的龙华寺的庭前，悄悄来到信如的房间，探进头喊道：“信君，在家吗？”

“人人都说我太粗鲁，也许我是个粗鲁人，可是，可气的事还是要生气的呀！听我说，信君。去年，我那个小弟弟和正太郎一伙的小鬼，不知为什么用长柄灯笼打起架来了<sup>①</sup>，他们那群混蛋一看就跑过来，也不管他是个小娃娃，竟把他的灯笼打得稀烂，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起来。一个家伙说：‘瞧，那小胡同的小子的可怜相！’连那个细高个子、脸长得象大人似的元宵铺的傻子听说也骂了我：‘什么头子，尾巴，尾巴，猪尾巴呀！’那时候我偏巧和大伙儿上千束神社去了，等我知道了想马上去报仇，结果却挨了爹一顿骂，只得罢了。再说前年吧，你也知道，大街的小伙子们不是在笔店门口演滑稽戏来着吗？那时候我去看热闹，他们就说些俏皮话：‘你们小胡同也有小胡同的花样吧？’他们光让正太郎看，可真把我气坏了。管他家里有多少臭钱，还不是连开当铺都嫌不够，又放阎王账的家伙嘛！那种坏蛋让他活着还不如打死他倒干净。我呀，到庙会那一天，一定要报仇。信君，我也

<sup>①</sup> 日本人在举行庙会时，扛在肩上游行的灯笼，愈大愈神气。从江户时代起，平常有仇的群众团体借庙会的机会，互相用长柄灯笼打架报仇成为风习。

知道你不愿意，不过，还是帮我的忙，替小胡同组报仇吧！啊，帮我收拾那个连唱歌也要嚷着他们是正统、摆着臭架子的正太郎吧！他骂我是私立学校的傻学生，这不等于骂你吗？我真心求你，就算是帮我忙，用长柄灯笼打他们一顿。咳，我实在气得够戗，要是这回再吃败仗，我这个长吉就再没脸见人啦！”长吉越说越生气，激动地摆着他那宽宽的肩膀。

“我可没有力气呀。”

“没有力气也不要紧！”

“我可不会用大灯笼打人呀。”

“不会就不会呗！”

“要是我参加，你们一定会打败的，这也行吗？”

“败就败吧，这是没有法子呀。你什么也不用做，就顶小胡同组的一个人，摆出架子给他们看看。这么一来，会有很多人喜欢我们这一组啦。我是个大老粗，可是你有学问，要是他们用汉语啦什么的骂我们①，你也用汉语回骂他们好啦。咳，真痛快！放下一块石头啦。只要你答应，我们的力量就大上一千倍，啥也不怕了。信君，谢谢你！”长吉高兴极了，和平常相反，竟用温柔的口吻道了谢。

一个是系着三尺带子、把草鞋套在脚尖上走路的消防头的儿子，一个是身穿褐色洋布外褂、系着紫色兵儿带的佛门少爷，脑子里想的事当然不同，连平常说话也经常牛头不对马嘴。尽管这样，长吉是从小在这龙华寺门前长大的孩子，方丈夫妻也宠爱他，而且他又是信如的同学，人家骂他是私立学校的傻学生，信如听了当然也不高兴。这个生来就不讨人喜欢的长吉，可怜从没有一个朋友诚心跟他要好。对方却是连大街上的小伙子们都作了他的

---

① 明治维新后从各地来东京求学的书生，都爱用汉语说话，以表示有学问，故当时能说汉语者被视为知识分子，受到尊敬。

帮凶，说句公平话，长吉每次吃败仗，大半都是由于田中屋的不是。信如被长吉苦苦哀求，拿人情来说也不好推脱，不得已答应道：

“那么，我就参加你们这一组吧。我要说了帮你的忙，就绝不会失信的。可是‘打架以不打为胜’，还是不打的好。当然哪，要是他们先来挑战；我们也没有法子，那时候，象田中正太郎那种小子，我把他象摆弄小指一样摆弄摆弄给你看看。”信如竟忘记了自己的软弱，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把有人从京都带来的小锻治<sup>①</sup>的小刀给长吉看。

长吉凑过脸来说：“呀，这把刀很快吧！”

危险哪，要是他们真挥起这把刀来，那还了得！

### 3

大街上有一个小姑娘，人人都管她叫大黑屋美登利<sup>②</sup>。这个姑娘把解开来怕要垂到脚跟的长发，从发根紧紧地扎着，前发松松蓬起，在头顶上挽成一个大发髻。这种发式叫作“赭熊”髻，名字虽然有点可怕，但现在连大户人家的小姐们都爱梳这种头了。她雪白的皮肤，高高的鼻子，虽然不是什么樱桃小口，但紧紧抿着的两片嘴唇倒也顺眼。要是细细品评起来，或许还不能算是美人，但那柔细悦耳的声音，讨人喜欢的眼睛，灵巧的动作，都让人觉得非常可爱。她身穿白地橙色蝶鸟花样的单衣，高高地系着黑缎里、染花缎子面的昼夜带<sup>③</sup>，脚穿连花街也少见的漆色高木屐<sup>④</sup>，脖子上擦了一层官粉，手拿湿手巾，看去象是早浴回来的样

① 指日本有名的刀匠三条小锻治宗近，这里是指他那一派的人打的刀。

② 大黑屋是吉原花街一家一等妓楼的字号。因为美登利住在这妓楼的别院，人家都这样称呼她。

③ 面和里子用两种不同的料子缝制的带子。

④ 原文作木履，是一种不带底齿的高底木屐，姑娘们爱穿。

子。从花街回来的小伙子们看见她这姿容，都说：“真想看看她三年后的风姿哩！”

听说这姑娘家乡在纪州，所以说话带点纪州口音，听起来很可爱。不过，最惹人喜爱的还是她那落落大方的风度。因为她姐姐是吉原最有名气的红妓女，所以象她这样的一个小姑娘也沾了姐姐的光，身边老是带个很沉的钱包。鸨母们为了奉承她的姐姐，有时候也给她一些钱，说：“美姑娘，拿去买一个洋娃娃！”又说：“这点钱是送给你买皮球的。”给的人并不图她报答，拿的人更不在乎，她一年到头任意挥霍。她竟把同样的皮球送给了同班的二十个女同学。可是，这还不算什么，为了叫小伙伴们高兴一下，有一回她把笔店长久卖不出去的玩具统统买下来分给他们了。她成日成夜地这样挥霍，年纪又这么小，更不是什么大财主的小姐，当然会使人奇怪这姑娘将来究竟要成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双亲虽然都在，却是一味地迁就她，从来没有说过她一句，那妓楼老板宠爱她的样儿也叫人纳罕。听说，她一不是老板的养女，二不是他的亲戚，只不过她姐姐卖身的时候，她爹娘听从了来看相的老板的引诱，说可以到这儿来谋生活，全家三口子就带了行装出来了，除了这些就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内情。现在他们一家寄住在妓楼的别院，给老板看房子。娘替妓女缝衣裳，爹在花街某妓楼作账房。她自己就师学歌舞和缝纫，其他的时间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半天在姐姐房间里玩，半天在街上耍，朝朝暮暮，耳闻目睹的，都是三弦声、大鼓声和艳丽的服装。初来的时候，她把藤色缎子褂领披在夹衣领子上，在街上走来走去，胡同里的姑娘们笑她是个“乡下佬”，气得她哭了三天三夜，可是现在她倒要嘲笑别人的土头土脑了；而且也没有一个人敢回一句嘴。

二十日是庙会，小伙伴们缠着她，要找个好玩的事大乐一番。

“好吧，你们每个人都想一样好玩的，大伙儿喜欢哪一样，咱们就玩哪一样。花多少钱都没关系，有我哪。”美登利照例挺

爽快地满口答应下来了。她好象是孩子中的女王。这罕有的恩惠比大人说的话还有效验，孩子们个个都兴高采烈，有的说：

“演滑稽戏吧，随便借哪家铺子门口演演，好让大街上都瞧得见。”

“那有什么意思！还是给我们做一座神舆<sup>①</sup>吧，就象蒲田屋店里那座真的一样，重点儿也不要紧，嗨呀嗨呀嗨呀，保管抬得动！”另一个孩子说着，还把手巾一搓，扎在头上。这时候女孩子赶紧拦着说：

“那我们没有啥玩头。光看你们玩有什么意思，美登利姑娘也不乐意哩。还是让她出个主意吧！”听她们的口气，好象看庙会不如去看常盘座的戏更有趣些。

田中正太郎滴溜滴溜地转动着他那可爱的眼睛，说：“放幻灯怎样？幻灯片！我家也有几张，不够的话再叫美登利姑娘给我们买，就在笔店里放。我来放，叫小胡同的三五郎当说明人。美登利姑娘，你同意吗？”

“好好，这才好玩哪！要是让阿三当说明人，大伙儿一定会笑痛肚子的，再把那张面孔也映出来，那就更有趣啦！”美登利表示同意，大家都同意了。幻灯片还差一些，正太郎就立刻去买，在街上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；于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到第二天，连小胡同的孩子们也知道这件事了。

#### 4

打鼓的声音，弹三弦的声音，在这些胡同里从来也没有间断过。到了庙会那一天，一切的景象自然又大不相同，除了冬月酉日的庙会，再没有比这一年一次的大庙会热闹的了。三岛神社、

---

① 日本神社庙会时，信徒们抬着游街用的轿子。

小野照神社，因为彼此都是邻社，信徒们个个讲究排场，于是就争奇斗胜起来。大街和小胡同的居民都穿一色的节日单衣：白色真冈布，上面印了用花体字写的胡同名，可是也有人说花样比去年还差呢。人人都尽量用挺粗的麻布挽袖带紧束双袖，麻布是染成了山梔色的。十四五岁以下的孩子们还在这麻布挽袖带上系了纸糊的不倒翁、猫头鹰和狗儿等等小玩意儿，系得越多越显得神气。有的竟系上七个九个十一个，在背后打的结子上又系了很多咯朗咯朗响的大小铃当，穿着分趾袜子，得意洋洋地跑来跑去。在这一群孩子里，只有田中正太郎和别人不同，他身上穿了印有字号、肩上有红条纹的外褂，雪白的脖子下面系着深蓝色的肚兜。这种装束是少见的，大家仔细一看，原来紧紧系着的腰带是鸭蛋青色的上等绉绸，领襟上的字号也染得非常鲜明。在后脑勺上打了结子的扎头手巾上插了一朵从山车上摘下来的假花，他东跑西串，皮趾袢子的雪駄响声和鼓笛的声音和成了一片，但是他却没参加吹笛打鼓的那一群。

宵祭<sup>①</sup>平安地过去了。到了黄昏时候，十二个孩子都聚集在笔店的门口，只有美登利没有来，她还在慢慢地打扮晚妆呢。正太郎等得不耐烦，在笔店门口进进出出，终于对三五郎说：

“喂，三五郎，你去叫她一声！你没去过大黑屋的别院吧？在外院喊一声，美登利姑娘准会听见的。去吧，赶快去！”

三五郎立即答应道：“那么我去叫她来吧。灯笼搁在这儿，大概没人敢来偷洋蜡，正太君，你好生替我看着！”

“你这家伙真小气！有说这话的工夫，快去得啦！”

三五郎挨了比自己岁数小的正太郎的骂，一面喊着：“好好，这就去！”一面没命地往外跑，好象韦驮天<sup>②</sup>跑路的样子。姑娘

① 普通把庙会前一天晚上举行的祭礼叫“宵祭”，这儿即指庙会晚上的祭礼。

② 传说是守护佛法的神，增长天八将军之一。因当捷疾鬼夺佛舍利逃跑时，追上他抢回，故被视为善于跑路的神。

们看他跑着，个个都笑得喘不过气来，说：“瞧，三五郎跑路的样儿，真滑稽呀！”说也难怪，三五郎长得又矮又胖，脑袋象个大木槌，脖子又粗又短，从前面看又是凸额、狮子鼻，因为门牙露在外面，大家管他叫“暴牙三五郎”。皮肤不用说，是黝黑黝黑的，幸亏眼睛长得挺滑稽，颊上又有两个酒窝儿，眉毛也长得象孩子们蒙眼玩的“福笑”<sup>①</sup>，你一看这副嘴脸就会不由地笑起来；总之，他是一个性情滑稽的天真孩子。看来家道不太富裕，在这么多孩子里，只有他一个人穿着阿波地方的绉布窄袖衣，他对那些不知道底细的小伴们说：“我的节日衣裳还没做好哩。”

三五郎还有五个弟妹，父亲是拉洋车的，虽然在五十轩一带有不少主顾，蹲在家里的穷神却累断骨头也拉不出去。于是前年，三五郎到了十三岁就当了他爹的帮手，在并木街的一家排版所当学徒。可是三五郎是个天生的懒汉，不到十天就跑了回来，以后换了许多地方，没有一个地方能呆上一个月，现在又回到家里，从腊月到春天，就在家里做羽毛球；夏天在检查所<sup>②</sup>附近的一家冰店里帮忙，因为他招揽顾客的喊声很滑稽，老板也相当器重他。自从去年被雇去拉仁和贺戏的屋台车以来，小伴们就瞧不起他，到现在还管他叫“万年街”<sup>③</sup>。但是一提起三五郎的名字来，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小滑稽，也没有人讨厌他。田中屋是三五郎家的救命恩人，全家大小都依靠他家过活，虽然他家放的是印子钱，利钱不小，但若借不着这个钱，三五郎家连锅盖也揭不开，所以正太郎还得算是他家的救命恩人，三五郎怎么能够得罪他呢。正太郎要是喊一声：“三五郎，到我们大街来玩！”三五郎

① 日本小孩过年玩的游戏。画一张空脸，另分画五官、玩的人用手巾蒙上眼，把五官一个一个地放在空脸上，因看不见，放的位置不准，作出很多可笑的嘴脸来。

② 指吉原花街内的妓女健康检查所。

③ 万年街是吉原附近的东京有名的贫民窟。在拉仁和贺戏的屋台车时，大半都雇用万年街一带的居民，因此三五郎被耻笑为“万年街”。